

《华惹》 时代风云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
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



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 编

高波 等 译

《华惹》时代风云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

傅树介
陈仁贵
许赓猷
编

高波 等
译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华惹》时代风云

编者：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

译者：高波 等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际书号：978-983-3782-88-8

出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sird@streamyx.com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审稿：姚文杰、张永新

排版与封面设计：Janice Cheong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傅树介

[Hua re shi dai feng yun: ma da she hui zhu yi ju le bu dui dang dai
Xin Ma zheng zhi de ying xiang]

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傅
树介，陈仁贵、许赓猷

ISBN 978-983-3782-88-8

1.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Malaysia--Societies, etc.:--History,

2.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Malaysia--Societies, etc.:--History,

I. Tan, Jing Quee. II. Koh, Kay Yew. III. Title.

378.109595

《华惹》时代风云

序言

1954年5月10日，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刊《华惹》（Fajar）刊登了一篇题为〈对亚洲的侵略〉的文章。该文章谴责西方帝国主义，批评建立了警察国的所谓“紧急法令”，以及引进了南非集中营这个恐怖武器的马来亚版本——新村。这篇揭露性的文章，反映了受英国工党影响的写作，并因为引用前部长和该党左派领袖安奈林·贝文及其太座珍妮·李的名言，因而获得高度赞赏。

〈对亚洲的侵略〉一文激怒了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主子。如果贝文之流在英国国内可被容忍，他的思想必定不能输出到国外。英国必须警示其殖民地：在大英帝国的遥远前哨基地里，寻求殖民地独立的运动，以及否定殖民统治的利益可构成煽动罪。负责《华惹》出版的学生必须受到一番教训。这宗煽动案轰动一时，涉案的马大学生必须面对法庭审讯。这一案件的后续发展并不让人满意，但却为一名自负的律师李光耀创造了一个虚假名誉。

承审法官 Freddie Chua 撤销了控状，这批学生很幸运地逃过一劫。他外表斯文但意志坚强，不论一位法官的官阶有多低微，他都非常注重其司法独立性。在我申请取消我的1957年扣留令（在李光耀取消此类上诉之前）的上诉庭，也是由这位法官担任主席。在突然拒绝听取殖民部大臣的申请后，上诉庭释放了我，但条件是将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新加坡岛。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英勇先驱者并非泛泛之辈的普通大学毕业生。他们摒弃安稳的工作，而选择从事没有前途保障、前路布满荆棘的事业：S. Woodhull 加入军港工友联合会、J.J. Puthuchearry 加入新加坡商店和各业工厂职工联合会、Jamit Singh 加入新加坡海港局工会、A. Mahadeva 加入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协会，林使宾加入厂商工会、何标加入海员工会，Kua Boo Sun 加入教师公会、陈蒙鹤参

与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也是泛马学联的组织者。

这批马大人在毕业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傅树介成为马来亚社会主义大会的执行秘书和财政。在人民行动党，他们成为亲殖民政府的李光耀的合作伙伴。该党也有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民盟）的右翼份子—吴庆瑞，杨玉麟（现为李光耀的姻兄弟）和林金山。在一场和独立前李光耀政府的猫捉老鼠游戏中，这批马大人被扣留后又被释放，然后又再度被他们的前盟友扣留。这些初生之犊毫不畏惧，继续前进，组成了社会主义阵线（Woodhull 为副主席，林使宾为中委，林福寿为社阵英文党报编辑）。后来他们都身陷囹圄：林福寿被坚禁20年、傅树介17年。其他人包括 Jamit Singh。

这些学生有时被称为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民盟）的继承人，但这并不正确。当时的主流活动，目标不是争取独立就是争取自治。马民盟和主流活动的目标一致，但这不能说明马民盟就是一个“左翼”团体。其实，马民盟是由不同组织的受英文教育者所组成的团体，并且一致反对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新恢复殖民统治。马民盟的发起人包括 Philip Hoalim Sr，他是一位不向任何人低头的好斗律师，时常在地方法庭被控殴打一些侮辱他的白人律师；John Eber，一位欧亚社会的“贵族”，毕业于哈罗和剑桥大学，虽然他母亲是英国人，但却被禁参加东陵俱乐部；Lim Hong Bee，一位女皇奖学金的得主和“和平保障联盟”的和平主义者；至于我，则是四位当中的最后一位。我毕业于剑桥大学，担任剑桥华裔学生会主席。在这享有盛誉的学生委员会中，我是第一位担任委员的马来亚人，我为此感到骄傲。有别于我故乡槟城的死气沉沉，那生气勃勃的新加坡让我想要在那里“做些事情”，因此拒绝了 Kingsley Martin 请我加入“The Statesman and Nation”杂志的邀请。这件事也让我出了名，也让我觉得得意洋洋。

日军投降、设立联合国组织的消息、以及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成功击败凶暴的德国军队等消息传开以后，全城顿时欢欣鼓舞。不受种族歧视污染的英国阿兵哥，一边喝啤酒一边和本地人一起唱苏联歌。然而，回想起英国人如何背叛、放弃槟城，大家总是觉得心情郁闷。1942年向日本投降，以及接下来的日本统治，使反对种族歧

视的情绪高涨。与此同时，由英国人培养并作为依靠的英语社群，却开始自我发现，也开始有自信了。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 Lim Ewe Hock 在《季候风》（Monsoon）刊物所发表的轰动性文章，一语道出这改变：“…我的教育让我成为一名书记，时代的精神将我套上枷锁，经济和社会情况无可避免地、不断地把我卷入书记的苦差。我学会了如何谋生，但没有人教我怎样生活。”到了战后，“受到战争和苦难的洗礼，我才重获我的灵魂并回归东方。我的视觉恢复了。我现在能看到我的国家是马来亚，虽然我的血统是华族，并且接受英文教育。我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无论这角色是多么地渺小，为了我的子子孙孙，我都要重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新马来亚。”

民事服务仍然禁止非白人，只限白人参加的俱乐部依然不变。白人命令非白人离开莱佛士广场和网球场，也不是什么在预料之外的事情。关于公正、平等和公平竞争的概念，也在这时候一一浮现。马民盟所表达的反殖思想成为一股巨大力量；然而，由英国律师 Laycock 及他的亲信 C. C. Tan 和 A. P. Rajah 所领导的少数集团，却欢迎 1945 年的恢复殖民统治。

马民盟正确解读了国家当时的动向。一批新人踊跃加入，并且渴望停止种族歧视，以便可以进一步取得自治以赢得自尊。首先出现的是莱佛士学院毕业生。其中一位是 P. V. Sharma，他是一名青少年羽毛球冠军，他也热爱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的音乐。他曾谦虚地维护备受歧视的师训班教师的利益而奋斗，并为他们组织了工会，以 Devan Nair 为秘书。另一位则是 Seow Cheng Fong，他是校内著名的莎士比亚舞台剧演员，被降了等级，领取低薪，住在亚洲人的排屋，与薪水优渥、住在独立式洋房的白人教师相形见绌。还有一位自负、声音洪亮的杨玉麟，现为公司执行人员，责怪命运使他未能出生在富裕家庭。另外还有林金山，在他父亲汽油站帮忙，很渴望结束殖民地的种族隔离。莱佛士学院有一个恶名昭彰的新生折磨者，那就是吴庆瑞。他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马民盟的经济委员会成员。他沉默地鄙视学院派经济学教授，认为比他低劣。林金山、杨玉麟和吴庆瑞三人，都可说是马民盟的保守派。但吴庆瑞是经济委员会中的少数派，投票反对新加坡出产的本地轮胎和化学肥料。晚上的啤酒时间（我们时常在一起），他称赞希特勒和提倡

阉割生出资质中等孩子的男子，纵使他的朋友时常提醒他：他们认识他家庭，他有一个当书记的兄弟，以及一个马六甲市议会当电话接线员的姐妹。

委任余柱业为秘书长吸引了更多学院的毕业生。余秘书长患上肺结核病，但为人谦虚。他也辞去了劳工处助理长官的优渥职位。位于 Liberty 餐厅楼上的马民盟办事处，时常有很多毕业生光顾，这足以说明他在学院里风头甚健。

受到大学生和教师们的热忱所鼓舞，马民盟的影响力迅速扩张。在新加坡设立首家合作社时，马民盟更是气势如虹。他们的合作社售卖各式各样的物品，从 Max Factor 唇膏到属于统制物品的白米。英国军政当局是因为对我们这些捣蛋份子有信心，认为我们不会搞黑市交易，所以指定马民盟合作社为米粮经销商。合作社的周末售货车，时而由 Eber 或 Sharma 驾驶，也曾轰动一时；其志愿女销售员，如 Alice Woon（吴庆瑞夫人）和陆运涛的姐妹（市议会主席 Louis MsNiece 的太太）而成为头条新闻。当英国军政当局宣布不反对市议会书记加入马民盟时，征收新会员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政府部门的书记开始参加我们的会议。商业机构的书记加入改组后的书记工会，并以 Lim Yew Hock 为秘书。甚至舞女郎也邀请我们为她们组织工会。

马民盟成立后的首数个月，已经成为公共舆论领袖。英国人认清了这一点，所以邀请我成为英国军政当局的咨询委员会成员。我认为这是往后倒推的做法，因此马上拒绝他们。在我记忆中，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的成员，通常都是在各个商会选举后才被委任的。（我时常觉得很奇怪，为何马共会同意伍天旺去参加咨询委员会，为何该党对重大课题保持沉默。该党的秘书长其实是一个三重特务，这导致该党瘫痪。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后，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

马民盟的重要角色，得到各大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的尊重。当时极富盛名的马来国民党，以及该党所领导的组织，马民盟都成为他们的活跃伙伴。马民盟也是反殖运动理念和组织的中心。组成了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和人民力量中心（PUTERA）、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结盟，也是它的非凡成就。

在“英女王华人”群中最像英国人的陈祯禄接任主席一职之后，其影响范围扩大到英女王华人社群以及各商会。他在任主席期间和李光前的协助，使得人民宪章草案得到支持，由陈祯禄提议的“Hartal”（甘地式大罢工）也成功了。我不能不提千万富翁陆运涛。他是我在马民盟喉舌《马来亚标准》的最早期机要财务规划师之一。

英国人恐慌了。政务司司长在1947年9月19日提出警告：“无论Hartal一字在马来文是什么意思，政务司司长要清楚表明立场：倘若任何公务员请假，不论事实上或暗地里，是为了就政治问题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该职员在缺勤期间的薪金将被扣除，他也将纪律条例下被对付。帝国的另一支柱，一直以来被认为不会受捣蛋份子影响的，但看起来也出现裂痕了。

英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的忠诚支持者正在崩溃。首先，马来民族主义者被逮捕和监禁，接着是印裔和其他职工运动者，然后清除其他残余分子。这是1948年导致开战的所谓“紧急法令”（理由是为确保公共安全）的真正历史一是帝国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殖民抄袭者所歪曲的历史。

在1951年，英国引用公共安全法令扣留马民盟领袖及其他很多人，把他们关在新加坡的棋樟山岛上。该次逮捕还包括马来亚大学的“马来亚胡姬花”小组，其中有 Joseph K.M.Tan, Lim Chan Yong, Yap Kon Puck, Ong Cheng Biao, James Puthucheary, Tan Seng Hock, Dollah Majid。英国已赢得“最后胜利”，并准备培养帝国的本地继承人。

然而，这是不是最后胜利呢？英国人低估了反对力量。恐惧的阴影很快就消失无踪了。《华惹》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将教训他们，告诉他们：反叛是无法被镇压的。虽然“改变之风”正在吹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是不能投降的。1963年，英国人又再出手了，这次在三方组成的安全委员会的掩饰下，摧毁了社会主义阵线，并建立了这样的政权：一个以卑劣和可恶手段来对付单独无助的 J.B. Jeyaratnam 的政权。

《〈华惹〉时代风云》，这本由傅树介等编撰的资料性文集，实在是所有关心人民历史、梦想未来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竞争的读者的必读读物。树介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希望之中，充满激情，却被一个寂静的墓园所窒息。但愿他们往北看，在那北方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拥有内部安全法令的环境中挣扎求存。

林建才

献给

谨以本文集献给从1953年2月至1971解散为止这段时期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全体前会员以及所有以各种方式与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或其刊物《华惹》或后来出版的刊物《Siaran Kelab Sosialis》建立联系的人士。

鸣谢

对所有以各种方式协助我们出版本文集的人士，我们谨此表示谢意。若有任何忽略之处，敬请见谅，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士和机构：

林建才先生为本文集写序言，

林福寿医生在书背后为我们写评语，

Edwin Thumboo 教授让我们重新刊登他的诗歌：“1954年5月”，

Aliran Monthly 编辑部让我们转载 Aliran Monthly 第 28 卷第 10 期里的 Syed Husin Ali 博士的文章，

Dr V. Selveratnam, Victor Oorjitham, S.S. Gill, 赵榮儒, Peter Yip 及 Amir Dastan,

所有费神费力为本文集写下他们的印象和回忆的作者，

高波等负责本文集的翻译工作，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主任 — 张永新的支持，

Gareth Richards – 协助编辑和整理，

Rose 和 La Pyae Lynn – 对此出版计划的全力支持，

张玉雯和许乙诗 – 协助打字，

Janice Cheong – 负责封面，排版及美工设计，

姚文杰 – 协助审稿

前言

许多年轻人对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兴趣日浓。从互联网、本地话剧、其他公共场所和活动所广泛讨论的问题和意见来看，都可以察觉得出这个趋势。这是个健康的发展。但愿在这健康的发展下，开启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所贡献的各种政治思潮和运动，作更客观的检讨和分析以及有更多和更大的讨论空间。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与马来西亚分家，独立建国至今已将近45年。这期间变化颇多，特别是跟单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相反的一切论述，都完全被封杀。因此，在这段时期成长的年轻一代，面对着我们建国的复杂历史，难怪现在会迫切地寻求有关这段历史的更广泛答案。对于跟这段历史相关的事件、情势，以及参与辩论和斗争，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历史连接点的人物，现在只能够期望他们能够寻求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

为了报导反殖斗争中一些男女人物的小特征，这本文集作了适中的尝试。在这群人当中，有许多已被遗忘、被边缘化。我们认为，这降低了一个真正公开的民主政治结构的政治敏感性。这本文集里的男女人物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并且在50年代初期组织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他们当中有许多通过出版《华惹》月刊，以及间接参与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职工会和各政党的政治活动，投身反殖斗争的政治洪流。

我们相信，目前有一批青年学者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计划，考察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角色和历史。我们祝贺这批研究员和作者。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将对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在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广泛的了解和赏识。然而，这本文集在形式上和精神上，与这批青年学者所进行的计划有所差异。最基本的差异是：这本文集所包含的文章，是由与俱乐部领导层、俱乐部的月刊《华

惹》及其继承者《Siaran Klub Sosialis》有密切关系者所撰写。希望他们对该段历史的洞察与深刻理解，能够体现出他们那个生活和斗争年代的历史氛围和精神。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不足，可由他们对叙述事件的直接了解和经验所补充。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文集可以补足其他学者所撰写的更具学术性的研究。

这一整代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都经历过新加坡寻求国民身份和独立的历史阶段。整体来说，这本文集里的文章，都对他们在这段时期的贡献作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阅读这些文章便会清楚，这一代人所定下的议程和计划尚未完全实现。他们的基本信念，也就是一个包括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在内的联合区域的多元种族团结社会，以及更公平和平等社会的愿景，很明显地尚未实现。新一代也许会受到类似的鼓舞，并且认同上一代人所提出和奋斗争取的愿景。这些目标和愿景，仍等待着新一代去实现。

作者介绍

AHMAD MUSTAPHA HASSAN

Ahmad Mustapha 是 1958 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秘书长。1959 年他成为俱乐部主席。在担任主席期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办了“马来语研讨会”。毕业后他加入吉打民事服务并成为 Kota Star 和华玲地区的助理区长。1965 年他出任马来西亚新闻广播部长的政治秘书。他在荷兰海牙完成他的硕士学位。1974 年他成为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新闻秘书。1980 年他出任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 – 马新社的总经理。后来他辞去政府职位加入私人机构。他著有 “The Unmaking of Malaysia: The Insider’s Reminiscences of UMNO, Razak and Mahathir (SIRD, 2007)” 一书。他目前正在撰写第二本书，是他的文集。

AGOES SALIM

Dato Agoes Salim 在新加坡马大考获文学士荣誉学位，后来在威士康欣 (Wisconsin)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出任国民团结部的首任秘书长。1959 年种族骚乱之后，他在国家行动理事会的公共服务秘书处工作，并协助起草“国民团结信约”和“新经济政策” (NEP)。他也出任过农业银行主席。退休后从事私人事业。

JEYARAJ C. RAJARAO

Jeyaraj C. Rajarao 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 1957/58 年度的秘书长并于 1958/59 年成为主席。1966 年 7 月他加入马来西亚橡胶研究所 (RRIM) 并成为出版，图书室及资讯部主任。他于 1987 年退休。他一度是马大历史系兼职讲师。退休后他成为数家挂牌公司的顾问。他曾编辑

过许多与橡胶有关的刊物并发表过此方面的无数文章。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马来西亚橡胶发展机构的崛起与成长”的书。

傅树介医生

傅树介医生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1954/55年度的主席及1955/56年度的秘书长。他是被控以煽动罪的“华惹”编辑部8名成员之一。他出任1961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助理秘书长。他遭受两度（1963-1972；1975-1982）长期的政治性扣留，共达17年。

EDWIN THUMBOO 教授

Edwin Thumboo 教授毕业于马来西亚大学英文系，并于1970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被控以煽动罪的“华惹”编辑部8名成员之一。1980年至1991年他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常被称为新加坡的非正式桂冠诗人。他出版过许多诗集，包括“Ulysses by the Merlion（1979）”，“A Third Map（1993）”及“Still Travelling（2008）”等。1980年他获颁首项文化奖（文学）。

许赓猷

许赓猷是1964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秘书长，并于1965年成为主席。1963年“华惹”被禁后，他协助出版“Siaran Kelab Sosialis”刊物。他起草19页的“美国侵略越南”备忘录，由南大政治学会、工艺学院政治学会和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联合行动委员会签署。在新马分家的前夕，他是马来西亚学生非洲访问团成员之一。过去30年来他居住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从事航空与服务行业。

SYED HUSIN ALI 博士

Syed Husin Ali博士在新加坡马大获得文学士荣誉学位和硕士学位。他在伦敦大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前为马来亚大学（吉隆坡）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他目前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他出版过好多本书，包括“Two Faces”，“Malay Rural Society and Leadership”，“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Harmony and Conflict”及“The Malays: Their Problems and Future”等。

林建才

林建才毕业于剑桥大学。1950年在新加坡执律师业，1961年到马来西亚也是执律师业。他的父亲 Lim Cheng Ean 是一位律师及殖民立法会议员。建才来自一个热情的家庭。姐妹拿督林碧颜，弟弟已故林建寿。他是一位无畏的律师。建才是1945年12月21日成立的马来西亚民主同盟的发起人。自2000年退休之后，他把时间用于编辑电子杂志“The Penang File”，谈论有关槟城历史，食物和文化的课题。他偶尔也对国内的政治发表尖锐的评论。

陈仁贵

陈仁贵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1961/62年的主席。他是新加坡大学的文学士。后来到伦敦 Lincoln's Inn 修法律。他是“Comet in Our Sky (2001)”及“Our Thoughts Are Free (2009)”的联合编辑。著有诗集：“Love's Travelogue (2004)”及短篇小说集：“The Chempaka Tree (2009)”。

目录

序言 — 林建才	vii
献给与鸣谢	xiii
前言	xv
作者介绍	xvii
绪言 — 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	1
第一章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始 — 傅树介	9
第二章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遗产：影响和回忆 — Jeyaraj C. Rajarao	17
第三章 1954年5月 — Edwin Thumboo	73
第四章 社会主义者信条 — Agoes Salim	75
第五章 我的回忆 — Ahmad Mustapha	77
第六章 怀念伟人：Rajakumar — Syed Husin Ali 博士	81